区域动态（拉美和加勒比）

2024 年 8 月第一期

本期提要

专题聚焦

迷宫中的分岔：拉美的政治极化及其地缘影响

各国动态

委内瑞拉、古巴、巴西、玻利维亚

一、专题聚焦

迷宫中的分岔：拉美的政治极化及其地缘影响

由于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民主化进程之中，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态展现出了一定的共性，整体上仿佛是一个伴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前进的钟摆，左右摇摆的同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新特点。但与此同时，拉美各国之间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情况等又存在着显著差异。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未知的迷宫。近年来，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升级、意识形态之争的加剧等现象都指向了迷宫中出现的一个新分岔：政治的极化。本期汇编将从区域整体和国家个案两大层面出发，解读拉美政治极化的最新表现以及深层原因，并尝试分析政治极化对于一国内部以及拉美整体地缘政治的影响。

一、 拉美政治极化的表现

（一）拉美的政治极化及其整体表现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如今这种极化的趋势有向全球各国蔓延的趋势，拉美国家也不例外。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UNDP）2023 年 2 月 28 日发表的文章《“与我同在或与我对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政治极化的加剧》（“Conmigo o en mi contra”: La intensificación de la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中引用了“民主多样性”数据库 V-Dem（Variety of Democracies）的数据来展现拉美的政治极化情况。该数据库将政治极化界定为民众在家庭聚会、公民协会、休闲活动和工作场所等场合下不愿与对立政治阵营的群体进行友好互动的行为。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1 世纪初拉美地区是全球政治极化程度第二低的地区；然而从 2015 年开始，该地区极化水平增长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并在 2017 年左右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如今，拉美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政治极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仅次于东欧和中亚。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教授米克尔·巴雷达（Mikel Barreda）在《当今民主国家的政治极化》（La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en las democracias actuales）一文中，明晰了政治极化的概念。她认为“极化”一词指的是某些个人或群体因政治、收入、文化、宗教或种族等原因而产生的分化程度。就“政治极化”而言，这种分化传统上被理解为政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程度，反映了政党在意识形态主轴上是否彼此相似（或者相反）、是否向选民展示了不同的选择。政党之间的立场差距越大，两极分化的程度就越高。

墨西哥克雷塔罗自治大学教授罗多尔夫·萨斯菲尔德（Rodolfo Sarsfield）等人 2024 年发表的文章《引言：拉丁美洲的新极化》（Introduction: The New Polarization In Latin America）中指出，政治极化现象在拉美的历史中并未缺席，但当代的政治极化与历史上的极化有三点显著不同：第一，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极化通常发生在少数的非民主参与者之间，即支持武装革命运动的群体与支持武装部队和军事政变的群体之间。相比之下，当代的极化通常发生在民主的参与者之间，即党派之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发生在主流政党与广泛反对政治建制的公民群体之间；他们不一定考虑革命或政变的手段。第二，当代的政治极化的表现形式相对平和。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政治极化的历史背景是战后拉丁美洲民主政权的危机，政治极化往往伴随着暴力，而当代的政治极化相较之下暴力色彩较淡。第三，历史上的极化高度意识形态化，集中在左右翼分歧和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及其支持的国际集团之间的斗争上。而当代的

政治极化中，虽然意识形态冲突有所缓和，但以不同的“我们与他们”身份为中心的情感和文化冲突变得更加显著。

（二）拉美政治极化的国别案例

因为拉美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政治极化在次区域和国别层面展现出的特点也有所不同。匈牙利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民主研究所研究员安德烈亚斯·舍德勒（Andreas Schedler）2023 年发表的文章《重新思考政治极化》（Rethink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指出了历史上较为有代表性的拉美政治极化案例：例如，2023 年 1 月 8 日发生的巴西版“国会山”暴乱，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任期间对军队加强控制，赢得了部分支持威权主义的民心。然而，在其任期即将结束时，他指责左翼群体计划通过选举欺诈阻碍他的连任，导致他的支持者在继任左翼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上任仅几天后有组织地袭击了巴西的国会，即使卢拉是通过合法选举获胜。在墨西哥，反对党认为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在其任期内表现的像一个不容忍异见、试图集中权力的威权主义者；相反，他谴责反对党是腐败的政变煽动者，试图恢复威权的旧政权。在玻利维亚，2019 年后的选举危机结束了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总统任期，由选举舞弊与政变阴谋两种对立的主流叙事煽动了大规模抗议和反抗议活动。在秘鲁 2021 年总统选举中，两位领先候选人相互指责对方是威权主义者，当选举结果非常接近时，又指责对方选举欺诈；2022 年底，秘鲁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Petro Castillo）未遂的自我政变以戏剧性的方式重新点燃了对威权行为的相互指责。

洛佩斯·玛雅（López Maya）等人 2010 年发表的文章《关于委内瑞拉和安第斯国家政治极化的阐释》（Apuntes sobre la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en Venezuela y los países andinos）中指出，在委内瑞拉和安第斯地区，政治极化是一个复杂且广泛存在的问题，影响深远且难以根除。在委内瑞拉，政治极化在 1998 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开始显现，其具体表现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政治的对立和冲突，政治极化不仅体现在政党政治中，还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家庭、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极化导致社会中出现“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冲突更容易在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社会成员中产生。第二，区域性政治紧张。安第斯国家之

间的政治极化现象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如哥伦比亚和秘鲁）与倾向于国家主导经济的国家（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之间的关系更容易紧张。第三，政治极化成为巩固统治的工具。作者认为，委内瑞拉的政治极化在前总统查韦斯领导下愈发凸显，政治领导人将政治极化当成了巩固其领导地位的政治武器。

根据塞巴斯蒂安·莫雷诺·巴雷内切（Sebastián Moreno Barreneche）2020 年发表的文章《乌拉圭的政治极化：新自由主义作为集体身份建构中的关键概念》（Polarización política en Uruguay: el neoliberalismo como categoría de sentido en la articulación de las identidades colectivas），在乌拉圭的案例中，作者认为其政治极化是政治领域内对立与社会转型相结合产生的结果。在 21 世纪的头二十年间，乌拉圭的政治场景中形成了明显的“政治裂隙”，这种裂隙基于对立的身份认同构建，并且已经被政治理论和符号学的研究者所理论化。乌拉圭的政治极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党派对立。在 2019 年的乌拉圭大选后，执政了 15 年的左翼政党“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将政权移交给了传统右翼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广泛阵线”与民族党（Partido Nacional）之间的对立愈发明显。第二，媒体与公众话语中的对立。媒体和公众话语中不断提及“政治裂隙”，描述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第三，社会经济地位对立。政治对立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还与社会经济阶层联系在一起。左翼通常将“富人”和“普通百姓”对立起来，用来强化其政治身份。在乌拉圭，通过对一个原本起源于经济学的术语进行语义重构和价值解读，最初用于指代一组特定的经济政策措施的概念，逐渐不仅被用来指涉社会其他领域的现象，而且还被用于特定的言论目的，其中包括通过将政治对手与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化联系起来进行抹黑。

丹妮拉·瓦尔迪维亚（Daniela Valdivia）等人在 2023 年发表的文章《政治极化的多维指数：使用玻利维亚的新证据进行测量》（Índice multidimensional de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una medición utilizando nueva evidencia en Bolivia）中，构建了一个多维度评价的政治极化指数（IMPP）。结果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玻利维亚人处于极化状态中，且极化的趋势仍在加深。作者使用的政治极化指数基于三个维度：行为极化、情感极化和认知极化。结果表明，玻利维亚的总体政治极化指数为 0.39（0～1），其中认知极化的得分最高，为 0.49；情感极化得分为 0.38；

行为极化得分为 0.30。认知极化指数高反映了对 2019 年选举事件的不同观点，以及难以与政治对立阵营的人进行理性和相互尊重的对话。情感极化得分表明许多玻利维亚人对不同政治阵营的成员缺乏信任和容忍，甚至在家庭和社交圈内形成了深刻的情感对立。行为极化得分表现为一些人避免接收与其政治立场不一致的媒体信息。极化指数也存在一定的年龄和性别差异，体现在 30-60 岁的中年人群体政治极化程度最高，年轻人（18-30 岁）和老年人（60 岁以上）相对较低；男性的极化指数略高于女性，在行为极化上尤其明显。

根据《布省资讯》（Infobae）2023 年 1 月 21 日文章《阿根廷，全球极端案例：两极分化如何影响公司、企业和经济》（Argentina, caso extremo a nivel mundial: cómo la polarización afecta a las empresas, los negocios y la economía），阿根廷也存在显著的政治极化现象。在其采访中 64%的受访者认为阿根廷比过去更加分裂，这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 11 个百分点。根据该文援引的 2023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2023, Davos）的一份报告，阿根廷被认为是世界上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直接表现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民众缺乏共同身份认同、社会缺少正义、存在经济悲观主义以及对媒体的不信任。阿根廷《民族报》（La Nacion）2024 年 3 月 23 日文章《两极分化正在侵蚀阿根廷的民主文化》（La polarización está erosionando la cultura democrática argentina）中指出，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上台后阿根廷的政治极化更加凸显，一方面政党力量更加极端化，米莱上台后阿根廷现有政党，特别是一些小党，被迫往政治光谱两端移动，这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平衡。作者认为中间派力量正偏离政治光谱的这一位置，几乎毫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激进政策，将以前反对这种极端政治理念的政客拖向极端。另一方面，米莱采用了一种民粹主义的沟通习惯，即通过简化和极端化政治信息来吸引支持者，而那些更愿意通过协商制、使用温和策略来建立可持续政治关系的人都很难与米莱合作。此外，该文还认为在联邦制的阿根廷，米莱上台后政治极化还会体现在央地关系的紧张上。

二、 拉美政治极化的原因

（一）经济因素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卢多尔夫·帕拉米奥（Ludolfo Paramio）2011 年发表的《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与极化》（Clases medias y polar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一文指出，随着拉美各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因经济危机进入“失去的十年”，随之而来进行大刀阔斧的新经济主义结构性改革，20 世纪 90 年代，拉美中产阶级返贫现象严重，收入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社会结构更加僵化，社会不平等程度愈发引人注目。例如，在阿根廷，有 700 万人（占总人口的 20%）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从中产阶级跌落至贫穷线以下。

虽然中产阶级被视为民主政治中的镇定剂，但当社会环境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时，中产阶级维护政治稳定的作用便很难发挥出来，拉丁美洲就是一个典型代表。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缩减公共部门等措施对中产阶级产生了巨大影响，劳动力市场也得到分化，从事非正规行业人口比例上升。例如阿根廷非正规就业人口在 1980 年至 1999 年间从 40.2%增长到了 48.5%。由于经济不平等，中产阶级本身在职业上又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很难有可以让他们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具有代表性的政党，这导致政治选择的多元和碎片化。文章指出，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改革，拉美中产阶级分化严重。那些因为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而滑落的“新穷人”以及感受到未来威胁的中产阶级，难以与那些在改革中获利的中产阶级在利益定义和政治选择上达成一致；其中利益受损的中产阶级群体更可能因外部威胁而导致其政治选择的激进化。

（二）政治制度影响

胡安·A·莫拉埃斯（Juan A Moraes）等人 2023 年发表的文章《发展中民主国家的选举波动性与政治极化：来自拉丁美洲 1993-2016 年的证据》（Electoral volatility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developing democracie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1993–2016）指出，现代政治制度不稳定性的激增是导致政治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拉美政党制度变革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新政党的不断涌现和现有政党的融合与分裂，这会给党派精英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并增加其选举失败的风险，促使政党和候选人将远离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心的政治立场作为一种动员策略，即以极化的政治立场提高选民投票率。因此，政党制度层面的波动性越大，政治极化的程度就越高。

厄瓜多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文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厄瓜多尔并不存在单一的政党制度。受种族和地区分裂的影响，该国曾进行数次宪法改革，提

升了政党的分散程度，以避免党派精英之间的合作，并增加了选举中政党和候选人的供应量。这些措施导致各党派的政治离心，解释了 1990 年、1998 年和 2002 年三位下台总统背后的群众骚乱和精英支持的结合。

（三）社会心理因素影响

社会情况变动导致人们心理变化，造成拉美政治极化进一步发展。近年来在许多拉美国家社会治安情况每况愈下，在拉美社会引起强烈而广泛的社会恐惧，成为加深拉美政治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国家报》（El País）2023 年 4 月 23 日文章《从墨西哥到阿根廷，拉丁美洲遭受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加剧两极分化》（De México a Argentina, Latinoamérica sufre una grave crisis de confianza en los Gobiernos que profundiza la polarización），爱德曼咨询公司（Edelman）发布的一项全球调查报告，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四个国家：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受访者中，65%的受访者认为拉丁美洲的暴力问题，特别是街头暴力，是政治极化的主要根源。从墨西哥到智利，拉美地区正经历着一场安全危机，它削弱了政府的力量，阻碍着公众之间的交流对话，导致政治选择更加两极分化。反过来说，政治极化的发展又加深了人们的社会恐惧，导致恶性循环。

人民对政府和官员失去信任，是导致拉美政治极化的又一动因。该调查报告显示，拉美国家的公民对政府及其主要政治领导人的看法正在严重恶化。行政机构是拉美地区最不受信任的体系，仅约 37%的拉美人表示仍对政府保持信任；其次是媒体，公民对其信任程度约为 45%。阿根廷的情况尤为尖锐，只有 20%的民众表示信任政府。另一方面，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的希望降低也影响对体制的信心。近年来，拉美国际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频发，对政治动态也产生直接影响。调查显示，大量民众对本国未来经济发展保持悲观态度，在阿根廷只有 4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和家人的境况会在五年后有所改善。

（四）社交媒体影响

随着数字媒体的兴起，社交媒体传播也助长了政治极化的发展。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西尔维奥·韦斯博德（Silvio Waisbord）2020 年发表的文章《将政治两极分化归因于数字通信是否合理？关于泡沫、平台和情绪两极分化》（¿Es válido atribuir la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a la comunicación digital? Sobre burbujas,

plataformas y polarización afectiva）指出，在社交媒体中，强烈政治情绪的表现加上社会和文化裂痕对集体身份的影响，加深了政治的二元对立。政治主张的极化作为一种媒体宣传策略，是颇具成效的，因为诉诸两极分化的言论吸引了具有强烈党派身份认同的政治化受众；而后在数字平台上的象征性奖励（粉丝、人气和相关性推送）也会带来经济上的回报。因此，两极分化的媒体对于那些致力于赢得选民基础，并在同一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的政治家来说很有吸引力。拉美地区缺乏立场趋于温和中立的媒体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立场的极化传播。

此外，如果媒体和政府，以及政治的私人资助者之间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战略上接近，那么新闻业就会有共同的利益，政治力量和媒体的利益合作有助于不断凸显出对政治反对派的力量。该文还指出，政治极化反过来也影响了传媒。政治极化强化了政党对媒体的操纵，将狭隘的党派或个人主义身份置于公民原则之上，公共传播作为信息和审议的共同空间便不再发挥其作用。

凯克萨银行研究（Caixabank research）2019 年 5 月 15 日文章《两极分化的深层根源，还是找回失落叙事的需要》（Las raíces profundas de la polarización, o sobre la necesidad de recuperar el relato perdido）指出，媒体对政治极化的推动作用的另一因素是所谓的“内容偏见”，即新媒体更加注重娱乐内容，而不是促进反思和辩论的多元化空间，这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三、 拉美政治极化的影响

（一）拉美政治极化对国家内部的影响

学界政界普遍关注到了政治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危地马拉《共和国报》（República）2023 年 7 月 25 日发表的文章《谁从两极分化中受益？》（¿A quién beneficia la polarización?），政治极化使得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政治家、政党和媒体得到了更多的投机机会。然而，其个人利益得到满足的同时，政治极化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与不平等，以及民众对机构的信任度下降。

此外，政治极化还可能会导致民主的倒退，乃至崩溃，具体表现为政策连续性低、形成政治僵局而降低政府效率、外交政策的极端化。根据《拉丁美洲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Latinoamérica）2023 年 1 月 19 日文章《两极分化、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Polarización, desigualdad e inestabilidad política），政治极化激化了拉美的民主制度的危机，政党和候选人之间的对立加剧，以及公民对现有

政治制度更强烈的不满情绪。作者认为前文提及的巴西“国会山”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政治极化为拉美政府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极化使得执政党更难推行改革和政策，导致政府效率降低，进一步也会导致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丧失。阿根廷前副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因腐败罪被判刑。这一事件在阿根廷社会引发了巨大分裂，使阿根廷政府在处理债务等重大问题上处处掣肘。

除此以外，政治极化对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哥伦比亚《观察者报》（El Espectador）2023 年 3 月 17 日文章《政治两极分化下心理健康保护的重要性》（Polarización política: también hay que cuidar la salud mental）表示，拉美的政治极化会拉大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政治社会距离，导致对立方间更严重的敌视和不信任。此外，极化的语言通常会将敌方妖魔化和污名化，引发潜在的社会暴力问题。该文援引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了一个新现象，政治极化对公民心理和身体健康的影响也带来了负面因素。政治极化极端的情况下，选举会给选民带来额外的压力，大量人口因为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而产生焦虑和出现睡眠障碍问题。

政治极化一词在现有叙事中难免参杂着一些负面色彩，但如果辩证地看待拉美政治极化带来的影响，现有文献也指出政治极化在促使政治精英或政党形成更为鲜明的政治立场、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加强选民的政党联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伊丽莎白·西马斯（Elizabeth N. Simas）2021 年发表的文章《美国的政治极化、候选人定位与政治参与》（Polarization, candidate positioning,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S.）中提及，政治极化促进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在政治极化的情况下，候选人之间的对比将会更加明晰，选民能更清楚地了解其选择，从而激发投票的欲望和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该文认为，意识形态差距较大的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可以提高选民的投票率，因为这种竞争让选民觉得他们的选择更加重要。其次，政治极化的情况下选民对自己所属政党的认同感将增强，选民更容易将自己与认同的政党联系捆绑在一起，作出更多的支持行为。此外，政治极化从某种程度上还能增强政府政策的透明性，因为极化的情况让政治选择更简化，选民们更容易理解各党派在政策上的区别，从而帮助他们做出更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

（二）拉美政治极化的地缘政治影响

在全球政治极化水平升高的趋势下，拉美的政治极化对于地缘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史蒂文·福尔蒂（Steven Forti）2024 年发表的文章《极右 2.0：一个庞大的全球家庭》（Extreme Rights 2.0, A Big Global Family），拉美政治极化特别是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不仅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内部政治生态，还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右翼政府通过跨国网络，与具有共同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及政党建立联系，由此来重新定义国家间的互动和合作模式。这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了重大挑战。该文认为，极右翼政府倾向于削弱多边主义和推行自由秩序，通过强调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反多元文化和反进步主义来吸引选民。例如，西班牙的呼声党（Vox）通过其智库迪森索基金会（Disenso Foundation）提出了“伊比利亚圈”（Iberosphere）的概念，加深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右翼政党之间的联系。可见，极右翼势力的跨国网络通过共享资源、交流策略和共同制定议程，推动了极右翼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实施。

此外，《美国环球》（Global Americans）网站 2024 年发表的文章《关于拉美领导人出席 2024 年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影响分析与预测》（Explaining and Predicting the Impact of Latin American Leaders’ Attendance at CPAC 2024），来自拉美国家的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和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参加了 2024 年度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该文认为，拉美右翼政治人物基于同样的保守立场，在跨区域的国际网络中开展合作。尽管他们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可能存在差异，但他们在移民、气候变化、国际冲突等问题上与美国的民粹民族主义叙事保持高度一致。因此，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召开激励了更多在美的拉美裔选民支持美国共和党候选人。而且，这种影响不仅限于美国，也可能在拉美国内产生连锁反应，增强保守派领导人在国内的支持率和政治资本。

根据何塞·安东尼奥·萨纳乌哈（José Antonio Sanahuja）等人 2024 年发表的文章《拉丁美洲的新爱国者》（Latin America’s Neopatriots），极右翼势力除了建构了一个国际合作网络外，还通过国内文化宣传来影响国际秩序和双边以及多边外交关系。极右翼势力认为多元文化和性别多样性是由跨国精英强加的，威胁到了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结构。该文认为，他们视女性主义、性别多样性和多元

文化为主要敌人，积极开展文化战争来对抗这些威胁。他们还号召进行反对政治正确的战斗，通过这种言辞动员民众。例如，在拉美地区，极右翼势力通过反对区域组织和区域合作，表现出对多边主义的反感，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受阻。

拉美的政治极化倾向在全球政治极化浪潮的裹挟下表现得愈发明显。面对这一现象，《恰帕斯日报》（Diario de Chiapas）在 2024 年 4 月 19 日《政治极化可以被逆转》（La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sí puede disminuir）一文中提出了几点可行的改进策略：其一是促进公民教育，通过让公民更好地了解政府的运作方式，来增加政治参与，促进对于不同政治观点的理解。其二是促进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对话、讨论。尽管处在一个政治极化的环境中，但找到解决方案和进行适当妥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三是培养同理心。在政治极化的语境中需要理解，“我们”和“他们”只不过是有不同经历和观点的群体，并不存在可逾越的鸿沟。培养同理心和相互尊重有助于促进建设性的对话。

*注：本文摘自多家外文新闻媒体，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23 年 2 月 28 日文章《“与我同在或与我对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政治极化的加剧》（“Conmigo o en mi contra”: La intensificación de la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https://www.undp.org/es/latin-america/blog/conmigo-o-en-mi-contra-la-intensificacion-de-la-polarizacion-politica-en-america-latina-y-el-caribe

2. 匈牙利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民主研究所研究员安德烈亚斯·舍德勒（Andreas Schedler）2023 年发表的文章《重新思考政治极化》（Rethink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https://academic.oup.com/psq/article/138/3/335/7192890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教授米克尔·巴雷达（Mikel Barreda）2021 年发表的文章《当今民主国家的政治极化》（La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en las democracias actuales）
https://dialnet.unirioja.es/servlet/articulo?codigo=7960886

3. 墨西哥克雷塔罗自治大学教授罗多尔夫·萨斯菲尔德（Rodolfo Sarsfield）等人 2024 年发表的文章《引言：拉丁美洲的新极化》（Introduction: The New Polar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rvices/aop-cambridge-core/content/view/6627880462D46753E3A0C7E7B716A24D/S1531426X24000153a.pdf/div-class-title-introduction-the-new-polarization-in-latin-america-div.pdf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州立大学教授塞尔希奥·贝哈尔（Sergio Béjar）等人 2020 年发表的文章《精英极化与拉丁美洲的投票率，1993 至 2010 年》（Elite polarization and voting turnout in Latin America, 1993–2010）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7457289.2018.1545775

5. 米克尔·巴雷达·迭斯（Mikel Barreda Díez）等人 2020 年发表的文章 《论意识形态极化与拉丁美洲的民主满意度之间争议的联系》（Polarización ideológica y satisfacción con la democracia en América Latina: un vínculo polémico）

https://www.redalyc.org/journal/3575/357568455001/357568455001.pdf

6. 《拉丁美洲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Latinoamérica）2023 年 1 月 19 日文章《两极分化、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Polarización, desigualdad e inestabilidad política）

https://revistafal.com/polarizacion-desigualdad-e-inestabilidad-politica/#prettyPhoto

7. 洛佩斯·玛雅（López Maya）等人 2010 年发表的文章《关于委内瑞拉和安第斯国家政治极化的阐释》（Apuntes sobre la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en Venezuela y los países andinos）

https://repositorio.flacsoandes.edu.ec/handle/10469/3481

8. 塞巴斯蒂安·莫雷诺·巴雷内切（Barreneche, S. M.）2020 年发表的文章《乌拉圭的政治极化：新自由主义作为集体身份联结的意义类别》（Polarización política en Uruguay: el neoliberalismo como categoría de sentido en la articulación de las identidades colectivas）

https://publicaciones.sociales.uba.ar/index.php/revistasociedad/article/viewFile/5604/4551

IIAS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9. 丹妮拉·瓦尔迪维亚（Valdivia, D.）等人 2023 年发表的文章《政治极化的多维指数：使用玻利维亚的新证据进行测量》（Índice multidimensional de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una medición utilizando nueva evidencia en Bolivia）
https://www.aru.org.bo/journalaru/index.php/arusearch/article/view/18

10. 《布省资讯》（Infobae）2023 年 1 月 21 日文章《阿根廷，全球极端案例：两极分化如何影响公司、企业和经济》（Argentina, caso extremo a nivel mundial: cómo la polarización afecta a las empresas, los negocios y la economía）
https://www.infobae.com/economia/2023/01/22/argentina-caso-extremo-a-nivel-mundial-como-la-polarizacion-afecta-a-las-empresas-los-negocios-y-la-economia/

11. 阿根廷《民族报》（La Nacion）2024 年 3 月 23 日文章《两极分化正在侵蚀阿根廷的民主文化》（La polarización está erosionando la cultura democrática argentina）
https://www.lanacion.com.ar/ideas/martin-dalessandro-la-polarizacion-esta-erosionando-la-cultura-democratica-argentina-nid23032024/

12.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卢多尔夫·帕拉米奥（Ludolfo Paramio）2011 年发表的《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与极化》（Clases medias y polar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https://www.academia.edu/1444210/Clases_medias_y_polarizaci%C3%B3n_en_Am%C3%A9rica_Latina

13. 玛丽亚·劳拉·塔吉纳（María Laura Tagina）2014 年发表的文章《阿根廷的政治与极化：对精英、政党和公众舆论行为的研究》（Política y polarización en Argentina: un estudio del comportamiento de las élites,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y la opinión pública）
https://dialnet.unirioja.es/servlet/articulo?codigo=5607367

14. 胡安·A·莫拉埃斯（Juan A Moraes）等人 2023 年发表的文章《发展中民主国家的选举波动性与政治极化：来自拉丁美洲 1993-2016 年的证据》（Electoral volatility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developing democracie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1993–2016）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13540688221095098?__cf_chl_rt_tk=PznZLCE4xa0J29PMnRzDyGFfwbpYAgdQ9EoJ9j2BQ4Q-1720751892-0.0.1.1-9236

15. 阿博伊·卡尔莱斯（Aboy Carlés）等人 2019 年发表的文章《民众主义与政治极化》（Populismo y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https://www.teseopress.com/identidadespoliticas/chapter/populismo-y-polarizacion-politicafootnote-una-version-preliminar-de-este-trabajo-fue-presentada-en-el-9o-congreso-latinoamericano-de-ciencia-politica-de-alacip-desarrollado-en-montevideo-del-26-al-2/

16. 《国家报》（El País）2023 年 4 月 23 日文章《从墨西哥到阿根廷，拉丁美洲遭受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加剧两极分化》（De México a Argentina, Latinoamérica sufre una grave crisis de confianza en los Gobiernos que profundiza la polarización）
https://elpais.com/mexico/2023-04-23/de-mexico-a-argentina-latinoamerica-sufre-una-grave-crisis-de-confianza-en-los-gobiernos-que-profundiza-la-polarizacion.html?event_log=oklogin

17.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西尔维奥·韦斯博德（Silvio Waisbord）2020 年发表的文章《将政治两极分化归因于数字通信是否合理？关于泡沫、平台和情绪两极分化》（¿Es válido atribuir la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a la comunicación digital? Sobre burbujas, plataformas y polarización afectiva）
http://www.scielo.org.ar/scielo.php?pid=S1853-19702020000200248&script=sci_arttext

18. 马克斯·普里奥尔（Markus Prior）2013 年发表的文章《媒体与政治极化》（Media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olisci-100711-135242

19. 危地马拉《共和国报》（República）2023 年 7 月 25 日文章《谁从两极分化中受益？》（¿A quién beneficia la polarización?）
https://republica.gt/columna-de-opinion/a-quien-beneficia-la-polarizacion--202372521420

20. 伊丽莎白·N·西马斯（Elizabeth N. Simas）2021 年发表的文章《美国的政治极化、候选人定位与政治参与》（Polarization, candidate positioning,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S.）
https://doi.org/10.1016/j.electstud.2021.102370

21. 《拉丁美洲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Latinoamérica）2023 年 1 月 19 日文章《两极分化、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Polarización, desigualdad e inestabilidad política）
https://revistafal.com/polarizacion-desigualdad-e-inestabilidad-politica/

22. 哥伦比亚《观察者报》（El Espectador）2023 年 3 月 17 日文章《政治两极分化下心理健康保护的重要性》（Polarización política: también hay que cuidar la salud mental）
https://www.elespectador.com/salud/polarizacion-politica-tambien-hay-que-cuidar-la-salud-mental/#google_vignette

23. 纳瓦拉大学（Universidad de Navarra）2024 年 4 月 10 日文章《2024 年超级选举年中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的风险》（2024, super año electoral: Riesgos para la polarización social y política）
https://www.unav.edu/web/global-affairs/2024-super-ano-electoral-riesgos-para-la-polarizacion-social-y-politica

24. 史蒂文·福尔蒂（Steven Forti）2024 年发表的文章《极右 2.0：一个庞大的全球家庭》（Extreme Rights 2.0, A Big Global Family）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714839.2024.2323396

25. 何塞·安东尼奥·萨纳乌哈（José Antonio Sanahuja）等人 2024 年发表的文章《拉丁美洲的新爱国者》（Latin America’s Neopatriots）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714839.2024.2323397

26. 《恰帕斯日报》（Diario de Chiapas）2024 年 4 月 19 日《政治两极分化可以减少》（La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sí puede disminuir）
https://diariodechiapas.com/opinion/eduardo-ruiz-healy/la-polarizacion-politica-si-puede-disminuir/

二、各国动态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马杜罗在大选中获胜

当地时间 2024 年 7 月 29 日，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CNE）宣布尼古拉斯 •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以 51.2%的选票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反对派候选人埃德蒙多 •冈萨雷斯 • 乌鲁蒂亚（Edmundo González Urrutia）获得了 44.20%的选票，反对派认为选举存在舞弊行为，其领导人之一玛丽亚 •科丽娜 •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声称他们拥有 73.20%的选票，并认为真正的当选总统是埃德蒙多 • 冈萨雷斯。包括阿根廷在内的九个拉美国家的政府对选举结果表达了质疑，作为回应，马杜罗撤回了委内瑞拉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

——编译自 7 月 29 日 *Página 12*

古巴

俄罗斯海军舰队再次抵达古巴

古巴国防部宣布，由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三艘舰艇组成的船队于当地时间 2024 年 7 月 27 日抵达哈瓦那港。这是俄罗斯军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到访古巴，船队由“新斯特拉希米”号巡逻艇、“叶利尼亚”号近海油轮和“斯莫尔尼”号训练舰组成。

——编译自 7 月 27 日 *Infobae*

巴西

委内瑞拉选举结果或将导致卢拉和马杜罗之间的摩擦

自 2023 年卢拉第三次当选巴西总统以来，他恢复了博索纳罗政府与委内瑞拉中断的关系，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委内瑞拉争取更多空间。此前卢拉在国际上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背书，但马杜罗近日声称败选将出现“血洗”事件的言论引发了争议，同时也引发了卢拉政府的担忧，包括选举可能受到操纵，或马杜罗可能无法接受败选结果并阻碍权力的交接过程。这种局势发展可能会影响卢拉和马杜罗之间的关系，给巴西的外交政策和处理邻国政治问题带来挑战，使卢拉政府面临着在支持民主和维护地区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困境。

——编译自 7 月 23 日 *Poder 360*

卢拉表示巴西正在考虑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7 月 19 日，在一项高速公路投资活动中，巴西总统卢拉透露希望讨论巴西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22 日，卢拉在外媒记者会上表示巴西不想坐在替补席上，想成为首发。同时，卢拉还宣布将出席 11 月份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待与中国建立“无限密切”的“新战略伙伴关系”。

——编译自 7 月 24 日 *Brasil de Fato*

编译：祝文浩、刘欣颖、张芷若

校对：袁梦琪、张婧

审核：拉美和加勒比组

IIAS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